

汪曾祺全集

个

散文卷



汪曾祺

全集

4

散文卷

主 编 / 季红真

散文卷主编 / 徐 强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汪曾祺全集

《汪曾祺全集》编辑工作委员会

主 任 / 郭 娟

成 员 / 季红真 汪 朝 汪 朗 汪 明

徐 强 李光荣 李建新 赵 坤

刘 伟 杨 康 周墨西 李玉俐

(排名不分先后)



1946 年 时年 26 岁



1949 年春北京 与夫人施松卿



1958 年 在张家口农业科学研究所
下放劳动，右为汪曾祺

筆會

期九十七第

風景

其

• 堂館

我以為寫于制稿的內稿本沒有甚麼困難。但我所以不敢較上重稿，固不是因為不敢寫我的家內事。年輕人固不曉得在空虛的裏面，大膽要寫是不正當的。在學校

我忽然想起，前個月十來月，香港人曾傳出一件奇聞：澳門本港出產的一批熟蟹，運到上海賣了一下，一開蓋，大家都爭先買蟹，因為這蟹肉質鮮美，有「真正肉」的風味，不啻蟹肉，不啻蟹腿，這蟹肉可是蟹肉，這蟹腿可是蟹腿的滋味呢！小蟹不曉得我的兒子是怎麼想的一個家數，竟從我注意

上這現象之變，我總不想去。也許現在我們失去失去興趣。我們都說你有多少空想呢。我在自己苦悶不消。我怎麼一談，大抵和胡適頗相投，以後就換了一個小話。」

「唔。」

「唔。」

「唔。」

「國粹拔皮，花生米辣白。」
「唔。」
「國粹批，糖醋鳳凰。」
「唔。」

「看不見，只好我們想有一雙供
用！」可加上兩張，加上兩張，
紅綠點點，加上兩張，打板，
加上兩張，毫無困難的，不為
技巧的兩人，真是大不滿意。於
是，

「看不見，只好我們想有一雙供
用！」可加上兩張，加上兩張，
紅綠點點，加上兩張，打板，
加上兩張，毫無困難的，不為
技巧的兩人，真是大不滿意。於
是，

「看不見，只好我們想有一雙供
用！」可加上兩張，加上兩張，
紅綠點點，加上兩張，打板，
加上兩張，毫無困難的，不為
技巧的兩人，真是大不滿意。於
是，

「不行，還得，什麼事都管起來。」
「（同情地）雙包龍布裏的八手劍，」司君輕聲，跟着客人罵，「沒有什麼，是，酒樓，花錢，——這是我！」一會，也再生活。

我大怒的住了，我痛極血動，
經過是狂叫出來。結果怎麼

苦

「田小姐，我曉得真元，係『田小姐』，打可特真。你今

洛人：「洛人」，是戰時華僑，然而，要是沒有他，怎麼能「混」一輩子？

劉國權：這個價值，他是個力量，下苦功夫，像剛出來的，雖然平頭，頭髮也是乾乾不長。

洛人：「洛人」，是戰時華僑，然而，要是沒有他，怎麼能「混」一輩子？

劉國權：這個價值，他是個力量，下苦功夫，像剛出來的，雖然平頭，頭髮也是乾乾不長。

[illegible]

「前天您告訴我所習，我當

[illegible]

無題
酒泉

我像一根沒有生命的乾柴哭泣，
我爲他們的獻祭的死亡哭泣，
我爲他們的生而哭泣，
我爲他們的死而哭泣。

在轉人類的靈魂時，

在永遠失傳的秘寶裏，
他們將進入世約聖情
無聲地結束了生命。

爲他們聯合沒有閉上的眼睛。

我期望就是他們的化育，
而滋了婦人問，便成了我的福音。

(十)

「我絕對不嫁你，」Anna說。（他向另一面鞠躬。）「別再追我。」小事情，別在意。我給你陪嫁。」大槪表示他絕對不想上地獄，像伴嫁似的扶住他，隨他釋放，好容易把他押出去。進了廟

[illegible]

「你忘記問你：你當真跟林佩青結婚嗎？」

最是和帝... [The rest of the text in this row is illegible due to blurring]

成時因困窮而失實除他心體約而思已非衆約隨始實修牙史先丁舉來

散文卷说明

此三卷收入作者自 1941 年创作的散文 288 篇。谈艺类文章收入另卷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目 录

1941 年

私生活	1
-----------	---

1943 年

小贝编	4
论“世故”	10
家信	13
家书	15
烧花集	17

1944 年

灌园日记	19
------------	----

1945 年

花园——茱萸小集二	21
花·果子·旅行——日记抄	29
干荔枝	32

1946 年

街上的孩子	35
风景	38
“膝行的人”引	45
昆明草木	47

1947 年

飞的	51
蔡德惠	54
室外写生	57

烟与寂寞	59
歌声	61
幡与旌	63
蝴蝶：日记抄	67
1948 年	
背东西的兽物	69
勿忘依花	74
书《寂寞》后	78
昆明的叫卖缘起	82
礼拜天早晨	85
蜘蛛和苍蝇	91
道具树	94
1950 年	
寄到永玉的展览会上	97
1951 年	
一个邮件的复活——访问北京邮政管理局无着邮件股	100
怀念一个朝鲜驾驶员同志	108
1952 年	
从国防战士到文艺战士——记王凤鸣	113
1956 年	
冬天的树	119
下水道和孩子	125
1957 年	
国子监	127
战争	135
马莲	136
星期天	137
1958 年	
关于“路永修快板抄”	140

1980 年

果园杂记	143
裘盛戎二三事	146

1981 年

我的老师沈从文	148
艺坛逸事	161
关于葡萄	165
名优之死——纪念裘盛戎	173

1982 年

听遛鸟人谈戏	176
看《小翠》，忆老薛	180
旅途杂记	182
天山行色	188
湘行二记	205

1983 年

一代才人未尽才——怀念裘盛戎同志	212
菏泽游记	218
人间幻境花果山	224

1984 年

老舍先生	227
翠湖心影——昆明忆旧之一	231
泡茶馆——昆明忆旧之二	236
昆明的雨——昆明忆旧之三	243
随笔两篇	246
水母 葵·薤	
隆中游记	254
跑警报——昆明忆旧之四	256
故乡水	263

1985 年

昆明的果品——昆明忆旧之五	270
昆明的花——昆明忆旧之六	275
八仙	279
生机	287
寻根	290
香港的鸟	293

1986 年

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	295
桥边散文	302
午门忆旧 玉渊潭的传说	
香港的高楼和北京的大树	308
故乡的食物	310
比罚款更好的办法	322
灵通麻雀	323
吃食和文学(三题)	325
他乡寄意	332
苏三监狱	336
云南茶花	338
八仙	340
栈	342
地灵人杰话淮安	344
索溪峪	350

1941 年

私 生 活^①

图象与教训

在浮着虹的影子的水里(一切物质在这里开始领取生命)投下一块酥松的泥砖,跳上去,快,再投下一块,跳上去,快!在手口的错误的铺设下前进。从起点通过过渡过渡的过度,跳吧,带一点惊慌,同量的镇定。一切运动的目的无非在求疲倦,直到你投下最后一块泥砖,你用复仇的眼睛看它消溶如一块未经压制的吸墨纸,一块看过许多雨天的方糖。

作客的摹想

我租一座房子安放自己。很久以前我知道这房子式样很平凡,但也不少其别致处,我知道那房子有数不清的窗子,像海绵的孔。

连我的居停都未有机缘一见,我差不多一直就被一个偶然安排在墨绿而银灰的线条的四壁之中,用一种奇异的纸糊住一切可以伸一根牵牛的触须的缝隙,一切光用多坚诚的朝山的苦心来我的眼睛里沉沦呵。

我并非不知道我有很多邻舍,他们无声无息的器闹着,令我莫明其妙,如落进一个漩涡里,我有时大声咳嗽,打喷嚏,想要他们知道我,但是他们似乎全不注意。一天我忽然走出房门,像一个大病新瘥的那么

虚晕。我与邻舍一一见过。

一片早安与晚安的声音如早潮与晚潮一时涌向了我。我的眼球转遍了数字以外的度数。

外面的空气与里面的完全不同。

我很虚怀若谷的逐一叩问他们的姓名。

您？——您？——您？——

天，他们的答复像一个图章上印出来的。

于是我不得不问问自己。

盥

中年人的游戏大都在没人看见的时候。

（我在中年人前显然比不上他们，在年青人里面则比谁都老一点。）

我有一个回廊，用平滑的大理石砌成，发着透明的热铁投入冷水里后发出蓝色光泽，有郁口的虞美人口瓣子的浮游的图案，这图案是大理石上生就的，决非画上去的，浮游着，如反映在桥的洞里的波浪的光。是无数穹门连缀起来的。深和空弥漫在里面，因为是圆的，所以和天一样高。

我散步在里面，当我把自己完全还给自己以后。（平常我把自己不计价出租给人家）我可以随意划分昼和夜了，因为回廊内有无数不同光度的灯，如清明时节大苗圃里点种树秧的小潭，整整齐齐的排开，有许多开关，像舞台上用的电闸板一样，一伸手即可调节它们，配合成心的需要。

一天，我跨进回廊，开了第一盏灯，最暗与最近的，一只蛾子飞进来了，差不多由我的头发里飞了出来。——后来我发现它觉得和肺病一样，我觉得头上有一个影子的重量。

出于本能，我开了第二盏灯，（第二个距离与第二个强度的）它立刻飞进一点，更清楚了一点。

我又赶快灭这盏灯，灭那盏灯，蛾子总是在最强的光的圆心上飞。

我不知道它落了多少粉在我的回廊里了。

永远辞别暗，追逐光，它是旅程是一支颠来倒去的插在严冰与沸水之间的温度计的水银柱。

我还能散甚么步呢。

注 释

- ① 本篇原载 1941 年 12 月 9 日成都《国民公报》。

1943 年

小 贝 编^①

一,小贝编

窗前这片雨是那朵山头的轻云。
胭脂果重新开出漫山鲜亮的花。
花在你百折的裙裾里等待风信：
昨天花朵下我有我的瓶。
今天我瓶里开了满瓶花。
舀一瓢水也舀一瓢影子：
珊瑚的红完成了绿的海。
珊瑚有港,港有灯塔,有雾。
洞庭多落叶,树依然是树；

二,小贝杂录

小时候我有一方樱红的水晶，
里头有个小小虫儿，记不得是
金妈妈是碧蟾蜍，整整二十年
了，我才真想起它一回。

鸽子和钟声，好太阳，开窗，金银花香里我有我的小学校。我记得小学校里许多事情，其中最切的两件，姓詹的胖斋夫剪冬青树和我们的书，书大都有字也有画，长大了我颇为它们胡涂过，这些画是解释字的呢，还是字解释画？不知我曾否喜欢过那些字，但至今还是喜欢画的。